

王慧敏  
著

# 各奔前程



责任编辑:卓玛吉

封面设计:翟跃飞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各奔前程/王慧敏著. — 北京:民族出版社,1999.6

ISBN 7-105-03504-8

I. 各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0667 号

###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:100013)

北京慧田禾三工作室照排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7.125 字数:350 千字

印数:0001—5000 册 定价:29.80 元

---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 64212794;发行部电话 64211734)

这是一部反映大学校园生活的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。

通过真实感人的故事情节和形象逼真的人物刻画，揭示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心路历程，展现出社会转轨时期象牙塔中的骚动。

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四十年代毕业的三位中国留学生，一个曾雄心勃勃，力图“为万世开太平”，却一直在宦海中跌宕沉浮；一个在学海中艰难跋涉，虽学富五车，却因不适应“特色”潮流，最后在教改中败下阵来；一个做了一辈子的教育救国梦，却落得个家破人亡、抱憾终生……

九十年代的一些研究生，有的终日在情场中寻求刺激；有的为入院、评优弄虚作假；有的为考试过关，不惜大施美人计……

更有的老师，为了混上一张文凭，花钱买学生的论文；为了评上职称，不惜编造子虚乌有的成果……

书中也不乏“板凳甘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学界巨擘；不乏甘做人梯、火传薪尽的辛勤园丁；不乏端持操守、孜孜矻矻在书山中攀登的莘莘学子……

面对“海”的诱惑，教育向何处去？知识分子的心态如何？本书作了客观反映。

这不是一个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。

这是一部新时期的《儒林外史》。

原  
書  
缺  
頁

# 第一章

郑掖教授考试作弊被当场抓获。

这一爆炸性新闻，惊呆了汀洲大学传播系的每一个人。

郑教授是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兼传播系系主任。他素以学风严谨为人称道。作弊之于他，那真如冰之于火了。

“诬蔑！绝对是诬蔑！！”首先对这一传闻进行坚决抨击的是他的弟子们。“肯定是别有用心者在造谣。百分之百是造谣！”

然而，郑教授作弊却是千真万确的。

有关这一切，系党总支副书记、监考老师鲍仲良可以作证。鲍副书记还会连带说明：和郑教授串通作弊的，还有他的研究生窦争。

据说，郑教授在作弊被抓获时，态度还十分恶劣，猛拍桌子说这样的考试实在是荒唐之极。指责学校的形式主义走到了极端。

他的这通牢骚，使正在考场巡视的一位常务副校长很是尴尬，当场愠怒地说：“你埋怨学校，学校又埋怨谁？其实，鬼愿意走这样的形式！可是不这样，你能通过验收？你能进入‘R工程’？你能为学校挣来50万？……”

这一连串的反问，让郑教授——这位 40 年代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的博士生，张口结舌……

“R 工程”，这几年在大学校园可谓是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何为“R 工程”？

《R 工程细则说明》解释如下：

“R 工程”就是面向 21 世纪，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建设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校 10 所。

过去我们的提法是：“建设一批重点大学”，而“R 工程”的要求是“重点建设一批大学”。“重点”二字的位置不同，意义也不同。从客观上讲，“R 工程”强调的是竞争，要打破一朝定终身的局面，要对全国所有的重点大学，也包括原有的重点大学进行重新评估。

……

重新评估，也就是要重新排定座次。这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，都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。

汀洲大学虽有辉煌过去——曾有东方“剑桥”之称，但走过近百年的风雨历程之后，在新时代的跑道上，这所蜚声海内外的名牌大学，则如负重的老牛，气喘吁吁了。

《R 工程细则说明》中特别强调指出：

尽管出于历史因素，一些高校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，但进入“R 工程”的大学都要名与实符。对进入“R 工程”的高校只重“表现”，不重“成份”。

能否保住百年不倒的牌子？也就在此一举。

所以，学校使出了浑身解数。

为了迎接评估，学校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“R工程”指挥部，由一位常务副校长亲自挂帅。学校赋予“R工程”指挥部以特权：可以指挥调动任何单位和个人。

校党委会议还作出决定：把“R工程”实施的好坏，作为考核学生专职政工干部业绩的重要标准。同时，对表现突出的院系予以重奖。

评估的内容重点是校园环境、学习环境、生活环境和学校精神风貌四大项。

本学期开学一个多月来，学校基本上处于半工半读状态，粉刷房屋、修理门窗、清理校园……紧锣密鼓，风风火火。

久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，一下子全解决了。经年透风的窗户装上了玻璃，宿舍楼后小山般的垃圾被搬运一空，呼吁多年无人过问的洗澡间踏板更换一新。虽然夏天已过，蚊虫早遁，却莫名其妙地开始装纱窗。学校还为每个宿舍配上了做工精良、式样考究的纸篓……

下一周评估组就要莅临了。

学校似乎进入了临战状态，全校停课。从校长、系主任到普通教师，从博士生、硕士生到本科生、走读生，从资料员、收发员到门卫、清洁工……层层发动，人人动员，一切工作都以“R工程”为中心。

“R工程”指挥部还专门从校车队调出6辆汽车，每辆车的前部装上4只高音喇叭，四周围上大红布幅，从早到晚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巡回宣传“R工程”的重要意义。

每个宿舍楼前也贴出了字体盈尺的倒计时牌：

距评估组检查还有6（5、4……）天！

个中的阿拉伯数字一天一换，俨然进入火箭发射前的倒计时。

政工干部一律住进了学生宿舍，督促学生一天三遍整理宿舍和校园。

地板、天花板、墙壁以至于床缝、窗缝、门缝、书架缝，抹了又抹，擦了又擦。真可谓做到了至纤至细，一尘不染。风雨剥蚀的阳台，虽经反复擦洗依然改不掉斑驳陆离的容颜，学校规定：一律用白纸糊裱。

桌上铺上了桌布，门上、窗上挂上了帘布……

这段时间，学校附近大小商店的扫帚、窗帘布、胶水、图钉、油漆全部脱销。

传播系是汀洲大学的“王牌”系。在学校以往的各项活动中（譬如政治学习、文艺会演之类），总是名列前茅。此次更不怠慢，由系党总支副书记鲍仲良老师亲自挂帅。

风传，鲍副书记即将被提拔为校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，校党委组织部正在对他进行考察。这次活动对鲍副书记来说，意义重大自不待言。

他的热情较以往任何一次活动都要高涨。他把大本营扎在了传播系研究生会主席邱锐的房间，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，挨个叩响学生的房门。晚上，直到检查完最后一个宿舍，才安寝。他终日抹布不离手，走到哪里擦到哪里。一天三顿饭也是在学生食堂打尖。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



劳动。

对于学校的规定，他创造性地予以发展：不仅把学校一天拖三遍地板的要求扩大了一番，而且规定，墙角等处拖把拖不到的地方，必须用板刷一寸寸地刷。他从考古系借来考古用的刮刀，让同学们把墙上哪怕只有火柴头大小的黑斑全部刮掉。

系资料室玻璃橱里那些从不外借的港台精装书，在他的指示下，被同学们搬来装点书架。

床上，不仅要求被子整齐，棱角分明，枕头置于被子上，还规定枕头和被子必须一律放在靠阳台方向的床头。被单不能打皱，不能放任何杂物——包括书。床下，最多只能放3双鞋，且皮鞋必须擦油，布鞋必须刷净。蚊帐一律除掉。

纸篓只能放在宿舍门前的右墙边，而不能放在左墙边。毛巾必须放在阳台门扉的背面，而不能放在正面。

他还从本科生那边找来一个眼睛好的同学，专司找蜘蛛的重任，每天早晚两次挨个宿舍寻觅蜘蛛踪迹……

鲍副书记每晚都要对宿舍进行检查验收。他拿了根顶端缠有白纱布的木棒，床底下、天棚上、墙角里……四处擦抹，凡有丁点儿灰尘的，必须返工重来。

为了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鲍副书记又制订了奖惩条例：评出两个“星级”宿舍，男女各一，分别给予重奖。并把大家在这次活动中的表现同评选优秀研究生挂钩来。

这一举措，在传播系掀起了又一次竞赛热潮。

系研究生会主席邱锐为了本宿舍整齐划一，通过老乡

关系从学校附近的驻军处借来了军用床单、军用被子。他还将床下的鞋全部放进了壁橱，将宿舍里的所有箱包暂时寄放在了老乡处。

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马宿草也不甘示弱，不但如法炮制，还接着翻出花样：从商店里买来花瓶置于本宿舍每个人的案头，又从宿舍楼后的林地里采来野花插于瓶中。于是，整齐中便又弥漫出些生机来。

“星级”宿舍的评选在倒计时的第5天。女生“星级”宿舍的评选比较顺利，而男生“星级”宿舍的评选却遇到了点儿麻烦：有人提议邱锐的宿舍理应当选，也有人说马宿草的宿舍更不含糊。两种意见相持不下。

这时，马宿草笑眯眯地站起来说：“邱锐的房间确实整齐：被子棱角分明，被单平整无皱，床铺上下无任何杂物，书架上各类书籍的摆放整齐美观。这一切，完全达到了学校的标准。

“不过，如果能再多一点生活情趣就更好了——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毕竟不是军营，而是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大学校园。所以，整齐却又不能拘于刻板，严肃中得透出点儿活泼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他顿住了话头，看了看大家的反应，又看了看鲍副书记和邱锐，这才带着歉意的口吻说：“也许我的话有些强人所难了。”

“对，对。马宿草房间那几瓶花，恰好弥补了邱锐房间的不足。”刚才就支持马宿草的人马上附和。

而刚才邱锐的支持者呢，现在则哑口无言。看来，马宿草的宿舍当选无疑了。

可就在鲍副书记要拍板时，邱锐的舍友窦争要求发言，他说：“马宿草宿舍摆上几瓶花，固然多了点儿生机。可学校的规章制度规定：‘要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。’《R工程细则说明》第7页第3条中也要求：‘爱护花木树草，无任意损坏现象。’总不能为了增加生机，就去损坏花草吧？”

这一反击太有力了。马宿草一下子给打懵了。采花时，他万万没料到：虽得之东隅，却失之桑榆。

自然，男生的“星级”宿舍，非邱锐的宿舍莫属了。

……

鲍副书记的这些措施，使传播系在“R工程”指挥部的3次检查中3次折桂。只要在最后几天中不出纰漏，传播系就能稳拿第一。

岂料天有不测风云。

郑掖教授和91级研究生窦争双双考试作弊，使他稳拿第一的梦境黯淡了不少。

郑教授这一作弊行为，发生在校“R工程”指挥部举办的“‘R工程’知识考试”时。

《R工程细则说明》要求：

进入“R工程”的学校，全体师生员工必须了解“R工程”的内容及意义。评估组检查时，要抽查50名师生员工。回答不合格，每一人扣0.5分。学校未做检查考试的，扣除3分。

校“R工程”指挥部对这次考试特别重视，凡在校人员，从校领导到清洁工，无论各个层面，均按名单抽考。

并将考试成绩作为学校最后排定各系统名次的依据之一。

传播系郑教授和窦争被抽中参加了考试。

虽然考试提纲数天前已发到各人手中，但郑掖教授却无暇去看，因为这几天他正被系里的一系列事务搞得焦头烂额：

——一个本科生，深夜潜入汀洲商厦的珠宝首饰柜为女友偷首饰，当场被捉。公安部门让系领导去领人。

——两个今年毕业的研究生，因分配指标被人挤占，吵闹着要求重新分配。

——大家公认功底比较扎实的几位教师，坚决要求调走。理由是已经结婚数载，仍住集体宿舍。

——系资料室反映，学校下拨的报刊订阅经费，因报刊涨价，远远不够。许多已订阅多年、极有价值的外文期刊，面临中断之虞。

——电视教研室，再次要求更新设备，摄像机老化，摄出的图像模糊一片。

.....

考试那天晚上，他刚从系里回到家，就接到了晚上7点参加考试的通知。他饭也顾不得吃，匆匆赶到考场。

郑教授一生虽参加过无数次考试，但像今天这样的考试场面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：

考生中，从年龄上看，有头发花白的耄耋老人，有稚气未脱的大一新生；从衣着上看，有西装笔挺的教授，也有衣衫不整的清洁工；从肤色上看，黄、白、黑、棕，样样人种俱全。

考场的气氛非常严肃，监考老师达6人之多。

郑教授对照准考证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他的研究生窦争恰好就坐在他旁边。师生同堂考试，他多少有点儿尴尬。

卷子发下来后，郑教授一看，更是哭笑不得：

1、学生食堂伙食应做到干饭（ ）适合，稀饭（ ）适合，面制品不（ ）不（ ），（ ）一致。主食品种早餐（ ）种以上，副食中晚餐各（ ）种以上。

2、校园蚊蝇孳生地（ ）以下，鼠密度（ ）以下，全校（ ）以上的教室必须完全由学生打扫，墙面脱落及污损（ ）以上为严重。

3、教室照明度要达到（ ）Laks，宿舍照明度要达到（ ）Laks，厕所照明度要达到（ ）Laks，路灯照明度要达到（ ）Laks。

4、对校园内安装、使用广播电视的4项规定为（ ）、（ ）、（ ）、（ ）。

5、校园治安的9个检查项目是（ ）。

6、炊事员操作卫生的12个注意事项为（ ）。

.....

半个小时过去了，郑教授苦思冥想，无从下手。

窦争见老师额头冒汗，动了恻隐之心。趁监考老师不备，他探过头去低声说：“第一题，干饭是软硬适合，稀

饭是干稀适合，面制品不黄不酸，大小一致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后面走过来一个监考老师，冷峻地盯着他们，厉声说：“你们二位可以走了。”“你们是哪个系的？”

……

郑教授和窦争非但没为传播系作出贡献，反被扣掉了5分。鲍副书记的恼怒就可想而知了。

评估组就要进校了。

学校的气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。校事务处从市里的五星级宾馆“香格里拉”租来了数车卧室设备，将校招待所评估人员下榻的房间装点一新。同时，还租来了服务员和厨师。

洒水车连夜将校区大小道路统统冲洗了一遍。主要教学区和宿舍区的厕所也被重新打扫干净，并喷上空气清洁剂，派出专人守门，检查期间禁止使用。

各系还组织同学将校区内的烟头，如同地毯式排雷，仔细检拾了一遍。各系的学生会、研究生会也组织了突击队，将各自包干区树上的枯叶摇落捡净，并在每棵树上挂上了植物标牌。

各系的政工干部又召开紧急会议，非常严肃地重申了一遍注意事项。譬如，检查组问：

“你打的饭份量够吗？”

应该面带微笑，立正回答：“我特意让打这么少的。”

“你碗里怎么没肉呢？”

“刚才已被我吃了。”

……

## 第二章

欧阳文好敲门的时候，是下午4点钟。

季岩冰打开房门，见门口站着个女孩儿：她背着一个硕大的黄帆布旅行包，包带儿深深勒进了肉里。她的双手也各拎着一个鼓囊囊的包，瘦弱的身体，似乎经受不住这些包的重压，上身微微前倾。

这是个眉眼儿长得十分清秀的姑娘。两道弯眉下嵌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小巧的鼻子上挂满了细细的汗珠。可能是长途跋涉的缘故，白嫩的脸蛋上漾了一层红晕。她穿着一套铁红色的西装裙。因为身材很好，衣服看上去相当合体。她的头发拢在脑后，挽成个小刷子，用一条素雅的花手绢扎着。通体打扮，既不过分雕琢，又不失清雅大方。

“请问，传播系91级研究生窦进财住这儿吗？”女孩儿用手背抹了下汗涔涔的额头。

“窦进财？您找错了吧？”

女孩儿惶惑地定在那儿了……

“他是从哪儿考来的？”

“南京大学。老家是江西临江的。”女孩儿说话的声音，很轻很柔。

“噢！您说的是窦争。是住这儿，请进吧。”季岩冰帮

女孩儿拎起包，把她让进房间。

“寔争？”女孩儿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。

“可能是后来改的吧！传播系江西的，就他一个。”季岩冰把包放在了靠阳台那张床的上铺。

“对！是他的桌子。你看这鱼头，只有他能吃得这么净！”女孩儿指着靠窗的一张桌子，灿然一笑，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。桌上的饭盆还没洗，里面是中午留下的残羹剩饭。

女孩儿洗掉饭盒，又手脚不停地开始收拾桌子。干这一切时，她脸上始终漾着笑，似乎沉浸在美妙的遐想之中。

“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找他去。”季岩冰倒了杯水递过去。

季岩冰终于在毓秀园找到了寔争。

这是个1.70米左右的瘦削小伙子，刀条脸上，颧骨高耸，嶙峋的骨骼似乎要突破皮肤跳将出来。鼻梁也出奇地瘦，窄窄一棱。总之，搭眼看上去，他的相貌，只能用“平平”两字来概括。

但是，当你和他交谈时会发现，镜片后那双不大的眼中射出的光，让你分明感到一种挑战。他的颌骨也很特别，伴随着嘴唇的蠕动，上下颌大幅度升降，使脸的下部显得孔武有力，仿佛钢铁他也嚼得动。

寔争随季岩冰回到宿舍。当看到正和舍友邱锐说话的女孩儿时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兀然呆住了。

女孩儿看到他：“进财！”惊喜地叫了一声奔过去，想



抓窦争的手，却又放下了，只是双目熠熠地看着他。

窦争这才如梦方醒似地跨进了门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暑假你怎么没回去？我写了好几封信也不见回音。是病了还是咋了？我放心不下，‘十一’放假，过来看看。”女孩儿说这些话时，小心地看着窦争的脸色。

“我什么事都没有！”窦争的口气，远没有见到熟人的那种喜悦。

女孩儿不知所措地站了一会儿，拖过提包，从里面往外拿东西：“这是醉螺，这是豆豉，这是腊肉……”于是，瓶装的、罐装的、袋装的，便密密麻麻摆了一桌子。

“瞧！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炸鲫鱼头。怕坏了，来时我把它晾在甲板上。”女孩儿最后从包中掏出3只保鲜盒。“两位大哥也过来尝尝。这是我做的。”她向季岩冰和邱锐发出了邀请。

“进财哥，吃上你别抠。这学期，我多兼了两个班的课，每月可多拿14块钱超课时费……”女孩儿似乎有许多话要向窦争讲。

窦争拈起一块鲫鱼头嚼着，表情很复杂。

见窦争打不起精神，女孩儿顿住了话头，用探询的目光看着窦争。显然，她想让他高兴起来，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。

“窦争，你陪文好到校园走走。”为了打破僵局，邱锐插了话。看来，他从刚才的谈话中了解了女孩儿的芳名。“文好，我们汀大的风景可是闻名全国啊！”

窦争这时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：“你还没联系住处吧？”